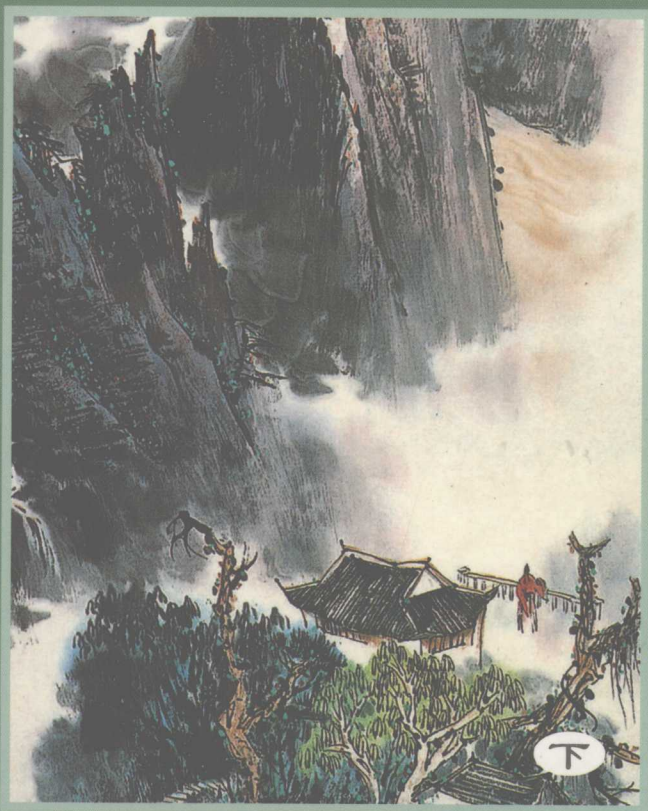


云 中 岳 武 侠 精 品

霹雳刀剑情

仗剑天涯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I247.5

3307

(2)

云中岳武侠精品

仗劍天涯系列

霹靂刀劍情

(下)

台灣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十六章	八极人魔	(315)
第十七章	和尚袭庵	(334)
第十八章	脚踹掌劈	(357)
第十九章	迷倒煞神	(372)
第二十章	天蝎飞燕	(395)
第二十一章	泼赖破围	(420)
第二十二章	母女遭擒	(439)
第二十三章	星君指迷	(466)
第二十四章	三探璇玑	(481)
第二十五章	救困解围	(511)
第二十六章	风尘用谋	(533)
第二十七章	色鬼施计	(551)
第二十八章	淫僧色鬼	(576)
第二十九章	双争东床	(591)
第三十章	情系旅途	(608)

第十六章 八极人魔

许彦方对这些豪华船只不陌生，是璇玑城的船，错不了。

那时，庐山风景大部分不曾发现开辟，游山客通常将山分为南北两部分，入山的路也仅限于四条。

从大姑塘经王家坡、白沙河、小天池，就是那时的“东道”。

在他的估计中，缥缈神魔被爪牙们从九江逼入庐山，走的必定是北道，北道的中心是天池寺。

璇玑城的人从东道入山，很可能进入山南。

这是说，缥缈神魔很可能已超越天池寺，超越了太乙峰、九奇峰、仰天坪一带，在山南一带藏匿。

向西望，奇峰叠嶂，云雾缥缈，草木葱郁，他心中宽，在这种万山丛中，百十个高手追逐两个轻功超凡的魔道奇才，并不比在大海捞针容易些。

九江是鄱阳王最重要的势力范围中心，九江的几位地头蛇，都是鄱阳王旗下的爪牙。

大姑塘则是九江的后门，湖中活动的牛鬼蛇神联络站。

这是说，璇玑城的人，在这里比在南康更受欢迎，牛鬼蛇神谁敢不巴结鄱阳王的人？尤其是璇玑城来的内眷，众所瞩目，理所当然。

许彦方熟悉鄱阳湖附近的情势，他在知彼上曾经下过工夫了解环境，不再入镇打听消息，一进去就会引起爪牙们的注意。

略为留意镇上的活动情形，他立即绕出镇西，在山区的农舍买食物饱餐一顿，藏好行囊包裹，只带山行的必须用品、干粮动身入山。

他估计错误，其实从璇玑城赶来的人，人数并不多，并不如他估计的百十名高手，主要的搜山主力，是九江方面的人，尤城主哪将缥缈神魔放在眼下？

他却不知，南康方面高手齐出，璇玑城的快船分两路靠岸，一批人沿五老峰入山，这是入庐山的南道。

另一批船只在含鄱口停泊，由大总管铁掌开碑秦君山，率领精锐沿他所走的路寻踪追迹。

这些人搜寻的目标，不是缥缈神魔，而是他二流混混风尘浪子，他的身价比缥缈神魔高出多多。

是祸躲不过。

华阳夫人母女，得到风尘浪子的警告，知道又闯入了风暴中心，必须及早脱身，逃避灾祸。

她们的船泊在府城，必须及早登船远走高飞，尽快地远离灾难祸事。

几十里路的脚程，在她们来说平常得很，心中有所恐惧，自然脚下加快。

距府城还有五六里，前面小山脚大道转角处，突然出现了三十余名穿劲装带了行囊包裹的男女。

她们不认识璇玑城的人，璇玑城的人却认识她们。

这一路人马，是打算从五老峰入山穷搜的璇玑城高手，人数比从含鄱口衔尾追赶的一拨人马稍少些，但实力依然够雄厚。

走在前面的一男一女，形成极为岔眼的绝配。

高大狞恶的人佩了一把吓死人的大剑刀，正是在璇玑城躲了好些年，几乎被江湖朋友所淡忘的牢头，过去凶名惊世的刀魔郝

光斗，璇玑城目下的玉房宫主。

刀魔横行天下，威震江湖的风云年代，华阳夫人还是一个小有名气，但丝毫不受重视的江湖浪子，还不配与刀魔这种风云人物打交道呢！

并肩而行的小女人真令人觉得小，因为同行的刀魔太高大狰狞了。

其实这小女人并不小，眼角已现鱼尾纹，需用脂粉以保持花容玉貌，娇小的身材，也因穿了劲装而将浑身的曲线，衬得颇为夸张。

隆胸细腰颇为惹火，走动时乳波臀浪诱人犯罪。

璇玑城降宫的建制，外人不可能知道，只风闻该城建有九宫，其他的事无从知悉。

双头蛟是璇玑城所培植的外屏爪牙，也不知道该地的秘密。

这位能与刀魔并肩在前面亮相的小女人，身份绝不比玉房宫主刀魔低。

华阳夫人心中有鬼，但她并不怕碰上陌生的人，也不怕碰上璇玑城的高手，只怕碰上许彦方所说的死而复生的红尘魔尊——假的红尘魔尊。

所以，她对一大群高手出现，并不怎么在意，因此坦然而行，但难免怀有戒心。

在江湖用刀剑闯荡的人，在郊野大道碰上了玩刀剑的同道，怀有戒心是正常的现象。

“好哇！看，碰上谁了？”小女人突然止步，拉住了刀魔欣然娇叫，嗓音柔柔地，相当悦耳动人。

刀魔怪眼一翻，门神似的站住了。

“谁呀？在下该知道是谁吗？”刀魔不屑地说：“一群妖烧的女人，你知道在下对此道没兴趣。”

“她们是巴蜀的妖中魁首，也是花中魁首，飞花仙子北宫芳

芳的老娘华阳夫人。”

“哦！那是你的事，你和她们打交道好了。”刀魔冷冷地说，干脆退至一旁袖手旁观。

华阳夫人是很聪明的，听出刀魔话中有话，由这小女人负责与她打交道，但她并不认识这个小女人。

“诸位，你们是……”她惑然问。

“华阳夫人，你不认识我。”小女人说：“我姓郭，郭彩鸾。”

“哦！”华阳夫人心中一跳：“江右龙女。”

“不错，令媛北宫芳芳与我曾有一面之缘，她目下可好？”

“小女目下好像在中州一带游荡，已经有好些日子不曾返家了。我明白了，郭姑娘，你是在……”

“在璇玑城，有一份小差事。”江右龙女抢着表示身份：“早些天在府城，曾经发生了一些小事故，牵涉到缥缈神魔、一庄一谷、风尘浪子。本城的人，对附近所发生的故事是相当关心的。”

“不错，贵城左近的大小事故，都在贵城的人留意关心，那是一定的。这几天，我母女遍游庐山胜境，贵城想必也一清二楚了。”

华阳夫人力持镇定，她对璇玑城的人颇感不满，但却不敢向尤城主的权威挑战，口头上也难免有点牢骚。

“对，贤母女事后置身事外的举动，是十分明智的。不过……”江右龙女的语气却含有讽刺和威胁。

“不过什么？”

“贤母女与风尘浪子之间，似乎有结未解，是吗？”

华阳夫人脸色不变，但心中一跳。

“郭姑娘似乎估计错误了。”她沉着地说：“在江湖闯荡的人，发生小事故小摩擦，事极平常，哪能一直把芝麻大的小意气常记心头，一直记恨呀？小女计算风尘浪子，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过去了也就不再放在心上啦！相信风尘浪子也不会记恨的。”

“是吗？如果他放不下呢？”

“他不会……”

“你以为他是一个二流人物，不敢招惹你这位超等的一代妖邪至尊吗？”

“这……”她想起被许彦方整治的经过，顿感心中生寒。

“如果他找你，你恐怕对付不了他这个扮猪吃老虎的二流人物呢！”

“郭姑娘，我宁可不谈这个人。请问，你们是不是有事赐教？”

“是的，不是请教，而是有所要求。”江右龙女露出强者的面目。

“要求？”

“对，要求。”

“请先说明好不好？”

“希望贤母女随本城的人入山。”

“入山？我母女已经游遍庐山了……”

“女人，你听清了，必须好好记住。”一旁的刀魔厉声说：“本城提出的要求，是不容许拒绝的，拒绝的后果，凡是闯道的朋友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哼！你是谁，你威胁我吗？”华阳夫人冒火地质问他，她不是一个肯任人摆布的江湖名女人。

“威胁？你大言了，女人，我在警告你。”刀魔狂傲地大声说。

“你……”

“我，姓郝，郝光斗，你应该听说过我这号人物，虽然郝某已经多年不在江湖走动了。”

“刀魔！”华阳夫人大吃一惊。

“正是区区在下。”刀魔拍拍山丘似的胸膛。

“郭姑娘。”华阳夫人胆寒地说：“没话说，你的要求是什么？”

“一件事，三个人。”江右龙女神气地说。

“我在听。”

“进入庐山，搜擒缥缈神魔、风尘浪子、浊世浪子。你知道，庐山有不少地方，自古以来就不曾有人进入。本城人数有限，只好借重贤母女助一臂之力，因为贤母女知道这三个人，这对双方都有利，贤母女想必不会拒绝的，是吗？”

“我可以拒绝吗？”

“悉听尊便，但最好不要拒绝，因为刚才郝爷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了。”

“好，本夫人答应了。”华阳夫人无可奈何地说。

她不敢拒绝，仅刀魔一个人，就足以把她母女送入地狱，这位威震天下的屠夫，绝不是她能对付得了的。

她找许彦方，但总比立即挨刀好百倍。许彦方也许不会要她的命，刀魔一定会用剑刀立即砍下她美丽的脑袋，情势已不容她拒绝。

“谢啦！那就走吧！请跟在后面，先到孙家大院。”江右龙女立即摆出主人面孔，领先便走。

江右龙女说得不错，庐山层峰插天，云雨在下；孤峰拔地，绝壁连天，泉悬空际，瀑落云中。

大部分地区人迹罕至，璇玑城人数有限，在这种地方搜寻两个老江湖，谈何容易？

情势急迫，只好摆出霸王面孔，胁迫外人参与搜索，任何后果皆在所不计了。

许彦方是老江湖中的老江湖，见识与机智皆超人一等，他知道追与逃的人，双方之间的可能行动，心中有数，作了周详的准

备。

升上王家坡，他心中略宽，因为已经远远地看到刘家砦山有人影走动，可知搜山的人正向西移，这些人并没找出缥缈神魔的去向踪迹。

他放步沿登山小径攀行的省力方法赶路，辛苦些借草木隐身探索前行。

敌明我暗，辛苦些值得的。

不久，他降下一条小河，溯河西上。

这条小河叫白沙河，小径仅可容足，草木森森，攀援十分吃力，水流湍急，雾气缥缈；似乎天底下除了飞禽走兽之外，人类已不存在。

一个人在这里走动，似乎觉得自己也成了飞禽走兽的同类，或者成了山峰的一部分了。

到达莲花谷的东口，他已经浑身都被水珠雾气湿透了，精力耗损颇巨，而且感到饥火中烧。

终于，峰脚下出现一座小茅亭。

亭建在凸出的一座岩顶上，西望云雾弥漫的莲花谷，下瞰飞珠溅玉的小河，确是歇脚欣赏风景的好地方。

亭内已经有两个青衣大汉歇脚，正坐在排栏上进食，荷叶包有可口的菜肴，一只酒葫芦酒香四溢。

两大汉也看到他了，一面进食，一面用警惕的目光问他狼盯。

“呵呵！两位游兴不浅。”他大笑着向亭口接近：“这一带有猛虎出没，两位带了腰刀，这玩意用来对付猛虎，太危险了，老兄。”

“你连腰刀也不带，岂不更危险？”那位满脸横肉的大汉用老公鸭的刺耳嗓音说：“你小子胆子不小，一个人就敢赤手空拳满山乱闯，你是干什么的？”

“附庸风雅游山呀！”他洒脱地折下一段小枝，摘掉叶子，走近大方地插起一块卤肉往口里塞，顺手抓过大汉手中的酒葫芦：“爬了好半天，除了禽兽、草木、山水，鬼都没有一个。呵呵！碰上两位仁兄，总算感觉上回到阳世，不再孤单了，唔！酒不错！”

两大汉被他这种粗豪洒脱的神情弄糊涂了，还以为是碰上同道或老朋友呢！

“去你娘的！”大汉这才回过味来，一把夺回酒葫芦：“我在问你，你是干什么的？你还没回答。”

“呵呵！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游山的。”他手一抄，奇快地抓回酒葫芦：“别小气，老哥，独食不肥。喂！你们又是干什么的？”

“周兄，这小子恐怕是鹰爪孙。”另一名大汉跳起来叫：“毙了他！”

声出腿出，右脚飞踢他的下阴要害，又快又狠，脚上甚见功力。

他更快，扭身保住下阴，让对方的快靴擦腿侧上升，左手食中二指闪电似的敲在对方的迎面骨上。

他的手指虽然不是铁打的，但这一敲似乎比钢铁更坚硬更沉重，有骨折声传出。

“哎……”大汉厉叫，缩腿下踏，两根腓骨全断了，肉绽骨露，站立不牢，蹦跳着摔倒。

大汉周兄大惊，跳起来拔刀。

他大手一伸，扣住了周兄的脖子像抓鹅，向下一按，五指微收。

“呃……呃……”周兄的刀拔不出鞘，惊怖地用双手拼命扳扣抓在脖子上的手要解脱，双脚支撑不住下沉的压力，不由自主地向下挫，要跪下了。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老几呀？”他喝了一口酒，笑吟吟地丝毫不带火气，手上停止加力：“一个是九江府城里的专干偷抢诈骗掳人勒赎的恶棍，一个是山里面的专干谋财害命杀人抢劫的歹徒。”

“两股牛鬼蛇神联络合作，在山区巡风放哨，替鄱阳王跑腿做眼线，没错吧？你们似乎并不称职。”

“饶……命……”周兄快要说不出话来了。

“九江府城内外，有三位地头蛇，是尊奉鄱阳王旗号的忠实地霸。呵呵！你周老哥是哪一位地头蛇的弟兄？你的主子目下在何处盘踞落脚？”

“是桑……桑老大……”

“哦！鬼面豹桑一品，非常了得的阴险豹子，他带了人在何处潜伏？”

右面不远处石崖下的松树下，传来刺耳的嘿嘿阴笑声，声如枭啼鬼哭。

“哈哈哈哈……”他向松丛大笑：“你们该出来了，虽然救应嫌晚了些。”

他一脚挑在周兄的胸口七坎穴上，周兄仰面便倒，立即昏厥。

踱出一位仙风道骨，银须拂胸的大马脸老人，手中握了一根一尺八寸的青铜如意，墨绿色的光芒表示把玩的年代相当久远了。

两位道童打扮的十二三岁少年，倒是清秀不凡，可惜眼神冷厉，各佩了一把古朴的匕首。

少年人身上带了杀人家伙，其不可一世的神气不言可喻，只有人性本恶的说法，才能解释这种现象。

许彦方一怔，眼神一变。

这瞬间，他从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玩世浪子，变成一头充满

危险气息的猛兽，全身警觉地刚毛耸立，随时都可能扑向强敌或猎物。

丢掉酒葫芦，他拔出周兄的腰刀拿在手中。

这种刀比传统的单刀短四寸，狭锋，所以也称狭锋尖刀，易于携带，不宜用来砍劈，却是近身搏击的利器。

“你一定认识老夫。”白发老人阴森森地说，直逼近至亭口，面面相对。

两位少年，则两面一分双手叉腰，神气地堵住两侧，可能是防备他逃走。

“听说过前辈这号人物，大概不会料错。”他沉静地说：“浪迹江湖七载，不敢说见闻广博，至少对一些脍炙人口的江湖典故，武林秘辛，了解得相当够分量，这也是在下迄今仍然活得相当惬意的本钱。”

“老夫已经将近二十年不在江湖露面了。”

“宇内八魔迄今为止，名义上已经先后隐世，但仍然不时在江湖行走，只不过甚少过问江湖事而已。前辈将近二十年不在江湖露面，但并不表示你八极人魔白人雄已隐身世外，不食人间烟火了。在下如果所料不差，前辈一定在某一处洞天，闭门授徒而且成就非浅，好像这两位少年人，已获前辈的心法真传，武功根基深厚，足以为武林大放异彩，为前辈光大人魔绝学。”

“好小子牙尖嘴利，既然知道老夫的身份，却每句话都带刺，你眼中哪将我八极人魔当一回事？”

白发老人冒火了，偌大年纪修养依然不到家，脾气依然火爆，老得快进棺材了，依然是魔性不改。

“不是在下不尊重老前辈的武林声威辈分，而是前辈胸中的魔念，眼中的杀机，与举动所表示的危险性，皆令我这后生晚辈明白自己的处境万分危险。即使在下跪下来叩头乞命，同样难逃毒手，只好鼓起勇气，要像英雄一样面对任何噩运凶险。”

“哼！你知道自己的结局了？”

“前辈要听老实话吗？”

“你要说什么？”

“前辈也曾年轻，也曾有过傲视天苍的梦想，当年前辈像我这种年纪时，可曾碰上了威震天下的高手名宿？”他一字一吐，宝相庄严。

“确是碰上了不少风云人物。”

“前辈那时，是否想到自己必死？”

“正相反，老夫雄心万丈……”

“现在，前辈了解在下的心情吧？在下所想到的结果，与前辈当年的心情完全相同。”

“该死！你配？你……”八极人魔暴跳如雷。

“前辈，你不要用大嗓门穷嚷嚷唬人。”他的嗓门更大：“他娘的！你才该死！你曾经年轻，你已经获得你一辈子梦寐以求的声威、权势、名位，名列老一代的宇内八魔之首。你八级人魔依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可怕威力，你已经拥有过世间的荣华富贵，你已经享受尽令人又羡慕又妒的幸福与快乐。你无权阻止年轻人步你的后尘，拥有你所获得的一切，你实在不该向我这种年轻力壮的人动杀机，你已经老得无法阻止后生晚辈傲视天苍了。”

“小辈，你……”

“我再次郑重警告你，不要激怒我，不要激起我杀掉你向江湖示威扬名立万的念头，尤其不要不服老向我用八极神功下毒手。你最好坐下来谈谈你的过去傲啸天下的得意往事，回忆你过去的辉煌成就，和你最感骄傲的黄金岁月，我尊敬你。不然，你将发觉这世间是如何的冷酷无情，发觉老天爷对你的晚年未免太残酷了。”

“气死我也！”八极人魔快要爆炸了。

“那你为何不死？你本来早就该躲进坟墓里，何苦爬出来活

现世，妄想依靠余气吓唬人？老实说，这世间并没欠你八极人魔什么！”

“小威，小武，毙了他！”八极人魔跳脚怒吼发令，还真不敢冒失地亲自动手。

以老魔的身份来说，同时命两位门人出手，已经表示心中有点虚，所以情急二打一，显然对这位不知来历的年轻人怀有戒心。

两位少年应诺一声，毫无顾忌地左右齐上，同声冷叱，冲上、拔匕、出招，在刹那间发起狂野绝伦的攻击。

匕首一伸之下，奇异的劲道似乎突然从匕尖前进发、外涌，随即内聚，速度在这一散一聚之间已加快了一倍，劲道也增加了两倍。

这就是八极人魔早年横行天下，所向无敌的外门邪功，对外称为八极神功。

一种发出后，可借外力反聚于一点的怪功，一种不可思议，完全不合乎物理常规的奇技，反抗的力道愈猛烈，合聚的劲道也愈强劲。

这两位少年，竟然已修至借兵刃御发神功的不可能境界，难怪他们的神情如此的冷傲，不可一世。

许彦方已经运功护体，因此匕首所发的八极神功感应出阻力，立即借功内聚，劲道骤增。

匕首已两面齐聚，石破天惊。

一声沉叱，许彦方的刀尖发龙吟，刀光陡涨，势若天宇中乱舞的金蛇，砭骨刀气如天风降临，以无穷大的声威麇临大地。

神功的接触先发生异象，天风劲气的聚合迸散异啸惊心动魄，然后是熠熠的刀光匕影疯狂地接触，震耳的金鸣令人闻之心血下沉。

人影乍合，金鸣突变成连声霹雳。

罡风狂泻中，小威飞射出两丈外，小武则身形翻腾滚舞，像狂风中的枯叶，直飞翻出三丈外。

“吧嗒！”小威摔翻在亭左。

“砰匐！”小武像大石头般坠跌在亭右。

罡风徐敛，刀气徐消。

许彦方收步徐徐收刀，宝相庄严，脸色略现苍色，但马步稳如泰山，握刀的手坚定如铸，虎目中神光敛而后张，眼神更为锐利，更为深沉。

八极人魔大吃一惊，脸色骤变。

“九天神雷是你什么人？”八极人魔嗓音大变：“李……李九皋还……还在人世？”

“一神二佛三散仙，高寿百龄仍然健在人间。”许彦方沉声说：“家师隐修西玄洞三元极真之天。站在你面前的，正是九天神雷惟一的门人子弟。在下深以能名列一神门下为荣，论辈分，在下与你相等，所以对你的两位门人小加惩戒，以免有失身份。现在，我等你，八极神功与天雷霹雳狭路相逢，看谁的道行深厚。”

“你……你御刀的神功，只……只有五六分与天雷霹雳相……相似。”

“不错，天雷霹雳太过霸道，发则对方有死无生，易发难收，因此以无极大真力加以参修相成，外发的声威已内敛三成，已非本来面目。”

“你小小年纪，以为可与老夫用神功一搏？”

“试试看，不试怎知？”许彦方豪气飞扬地说，先前所怀的三分惊疑已一扫而空，腰刀一拂，刀气迸发，光芒涌现，声作龙吟。

“老夫……哼！”

“在下实在没有必胜的把握，毕竟你已有一甲子的炉火纯青

修为。但我年轻力壮，雄心万丈，初生之犊不怕虎，不试试委实不甘心。能找得到相当的对手，算是一大快事，死活都毫无遗憾。”

挑战的勇气，必须有坚强的实力作后盾。

他就有坚强的实力，对自己的成就极有信心。

八极人魔名列老一辈的宇内八魔之首，是武林朋友闻名寒栗的魔中之魔。

初见面，他难免被老魔的名头声威所震撼，但一试出八极神功的底细，他已完全恢复信心与勇气。

他已经会过八魔中的隐元天魔，缥缈神魔、和地极阴魔的门人范少庄主范世起，知道阴魔玄阴真气的底细，一句话：这些魔头的魔功不足为惧。

现在，他有信心对付得了第一魔。

勇气进取，年轻的人可贵处在此。

八极人魔已下不了台，不能在这种严重的挑衅中打退堂鼓。

两个少年小威小武，脸色泛青避在一旁喘息，仍在流冷汗，脱力的颤抖衰竭神情显而易见。

“老夫成全你。”八极人魔咬牙说。

“机会不要错过了。”他升刀庄严地说，立下门户严阵以待。

在气势上，他取的是守势。

上次他痛打隐元天魔，并没用上真才实学，仅以单纯的无极大真力相搏，已经可以操胜算，仅耗掉三五成真力而已。

现在，面对最强劲的第一魔，面对所向无敌的绝世邪功八极神功，他必须用旷世奇学天雷霹雳的同参绝技，与老魔放手一搏了。

八极人魔神色更为狞恶，更为阴森，白须迎风飘拂，蓝色的博袍袖飘袂扬，像以身躯为中心，迸射出浪涛般的劲流，向四面八方汹涌而出。